

鄉音鄉情

# 憶我的老指導員

□張文丰

2024年2月26日，一個如晴天霹靂的消息傳來——老指導員走了。那一刻，我呆立原地，悲痛如滔天潮水，瞬間將我徹底淹沒。過往的一切，如同電影般在腦海中一幕幕浮現，那些與老指導員相處的時光，成了我生命中最珍貴的回忆。

我是1978年入伍的，在原陸軍第30師炮兵團(後改為北京軍區守備第六師炮兵團火箭炮營十一連)服役五年。這五年時光，我始終在老指導員麾下工作。

老指導員是河南新鄉人，1964年入伍。雖遠離故土在內蒙古戍邊，他一口濃郁的河南口音，喊口令時尾音格外高，像一首獨特的歌謠，讓我一下就記住了他。

老指導員身材不高，臉上總是帶著和藹的笑容，可一旦到了訓練場，眼神里透出的嚴肅與認真，讓人不敢有絲毫懈怠。記得有一次隊列訓練，太陽像個大火球炙烤著大地。比我晚一年入伍的1979年兵武成祥是喀爾多斯人，他站姿不標準，在操場上，汗水不住地從額頭滾落，沒忍住動了一下。老指導員立即就發現了，他邁著大步走過去，操著那口河南口音說：“恁瞅恁這，站個隊都站不好，站姿像個大豆芽子，這要是上了戰場，能中不？”聲音不大，卻滿是威

嚴。新兵武成祥吓得趕緊挺直身子，從那以後，每次訓練大家都格外認真。

老指導員兵齡長，進步卻很“慢”，和他同齡的戰友，當時大多已是師團營軍級政主官，而他在正連職崗位一干就是十幾年，這在部隊里極為罕見，個中原因我並不清楚。

指導員平時對戰士們要求嚴格，生活上却關懷備至。有一年冬天特別冷，半夜裡有一位戰友突然發起了高燒。正在帶班的指導員發現後，立即從連部跑到戰友的戰位旁，操著焦急的河南口音喊：“乖乖來，這燒得怪厲害哩！”話音未落，背起生病的戰友就往團衛生隊跑。後來這位戰友跟我說，那次發燒時他迷迷糊糊趴在指導員背上，去衛生隊的路雖不遠，可冬天的北風呼呼刮著，他能感覺到指導員的身體在寒風裡微微顫抖，可指導員一刻也沒停下腳步。到了衛生隊，指導員又忙前忙後，直到醫生說“沒有大礙了”，他才鬆了口氣。那一刻，戰友心裡暖烘烘的，覺得老指導員就像自己的親人一樣。

還有一件事，讓我至今難以忘懷。有一年八月十五中秋節，部隊組織野外拉練，我們在大青山的隧道里隱蔽一夜，第二天才能進入預定炮位組織射擊。訓練時，我們班有個戰友不小心藏了腳，疼得直咧嘴。老指導員看到後，

立刻走到戰友身邊，蹲下身子查看他的傷勢。然後把戰友的腳攬進懷裡，輕輕按摩。我是班長，想讓指導員歇會兒，我們輪流照顧，可他卻倔強地說：“不中，恁們都還有任務哩，我能行！”看著汗水濕透了指導員的衣衫，望著他略顯疲憊卻無比堅定的背影，我心裡滿是敬佩。

老指導員特別喜歡給戰士們講他的故事。有一次訓練休息，他坐在我們中間，繪聲繪色地講起自己小時候的經歷：“俺小時候家裡窮得很，吃不飽穿不暖，俺娘從小就教俺，做人得有骨氣、有上進心。後來俺參了軍，就想著一定要好好幹，給國家出份力。”他的眼神裡閃著光，那是對過去的回忆，也是對未來的期許。從他的故事裡，我們學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也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念。

連長於1971年入伍，作為連隊的軍事主官，他十分尊重指導員。連隊各項事務，兩位軍政主官總提前謀劃、相互支持。在連長和老指導員的帶領下，我們連這個集體，就像個溫暖的大家庭，大家團結友愛、互相幫助、共同進步。訓練時，一起摸爬滾打，為了同一個目標拼搏；休息時，一起談天說地，分享彼此的喜怒哀樂。那些日子，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

時光匆匆，五年軍旅生涯很快就結束了。退伍那天，老指導員緊緊握著我的手，眼裡滿是不舍。他用那熟悉的河南口音叮囑：“好好幹，不管到哪儿，都別忘了自己是個兵！”我含著淚點頭，那一刻在心裡暗暗發誓，一定要牢記老指導員的教誨，做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復員後，我進入公安系統工作，從普通警員干起，一直做到警務督察大隊長。36年的警務生涯裡，我始終牢記隊首長的淳淳教誨，工作上夙夜在公、任勞任怨，生活中保持簡樸，沒有辜負部隊的培養與教育。

離開部隊後，我一直很想念部隊首長和戰友們。2018年，我因公出差去呼和浩特，特意去看望74歲的老指導員。我們近四十年沒見面，見面時卻交談甚歡，一起回忆四十多年前共事的點點滴滴……

如今，老指導員走了，可他的音容笑貌卻永遠留在了我的心裡。他嚴厲又和藹的模樣、獨特的河南口音、一個個溫暖的故事，像一顆顆璀璨的星，照亮我前行的路。每當我遇到困難挫折，總會想起老指導員，想起他的教誨與鼓勵，渾身便充滿力量，勇敢面對一切。未來，我也會帶著老指導員的期望，在人生路上堅定走下去，做個正直、勇敢、有擔當的人。

## 關於對擬任幹部進行公示的公告

經市委研究，決定對以下擬任幹部進行公示。

### 一、公示名單

周樂，男，蒙古族，1984年3月生，大學，軟件工程碩士、公共管理碩士，中共黨員，現任開魯縣公安局政委、三級警長，擬提名為旗縣市區政府副職人選。

### 二、公示時間

公示時間為2025年10月25日至2025年10月31日。

### 三、受理方式

單位或個人可以通過來電、來信、來訪等形式反映上述公示對象的有關情況和問題。為便於對反映的問題進行調查核實，請在反映問題時提供有關線索，以及本人真實姓名、聯繫方式或工作單位等信息，我們將嚴格遵守工作紀律，履行保密義務，及時反饋核實情況。

受理時間：工作日上午8:30—12:00

下午2:30—5:30

受理電話：0475—12380

來信地址：通遼市行政中心1號樓通遼市委組織部舉報中心(郵編：028000)。

特此公告

中共通遼市委組織部  
2025年10月24日

## 往事鉤沉

鐵路作為國計民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特點是“高大半”(高度集中、大聯動機、半軍事化)。在20世紀末之前，鐵路系統就像一個“小社會”，包括車務段、機務段、工務段、電務段、車輛段等運輸生產部門，以及土地、林業、物資(材料)、房產建築、生活、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等輔助部門在內。鐵路職工的衣食住行都由鐵路部門統一保障。作為“住”的鐵路職工住宅，在20世紀末之前都是單位統一分配，按照標準“論資排輩”解決。

在鐵路分局搬遷到通遼之前，鐵路住宅以平房居多，樓房很少，房屋建設名稱掌握在鐵路建設單位，統一在房屋山牆一側打上“通遼”XX號的圓形紅色戳記，表明這是通遼鐵路房產建築段管理的鐵路房產，而“通遼”是通遼鐵路房產建築段的簡稱。民間對這些住宅的稱呼則大多是約定俗成的叫法，如上個世紀60年代修建通遼鐵路時，華北鐵路工程局(現中國鐵路第四工程局)為修建通遼鐵路工作人員建設的住宅被稱為“華鐵樓”，這8棟2層住宅樓於1965年落成至今猶存，因位於鐵路住宅區東片也被稱為“東大樓”(位於現科沁區鐵路第二小學北側)。昆都倫大街東段道路兩側的3層紅磚樓房，修建於20世紀70年代，外牆沒有粉刷，為純紅磚本色，被人們形象地稱為“紅樓”。1972年開工修建的京通鐵路由鐵道兵修建，其中九師擔任東灣子至通遼段445.32公里的新建施工任務。鐵道兵司令部為修建京通鐵路的九師官兵和家屬建設了數十棟3層紅磚樓房，人們俗稱為“鐵道兵樓”。鐵道兵樓沒有統一供暖，設計為兩家合用一個廁所。鐵道兵樓雖然設計簡單，但工程質量異常堅固。1977年開工的通遼鐵路，擔任施工任務的鐵道兵第八師、第九師官兵也在通遼建設了一批住宅樓，設計、施工標準和京通鐵路官兵建設的相同。1984年1月1日鐵道兵集體轉業，歸屬鐵道部，整建制組成鐵路工程局。第八師改稱鐵道部第十九工程局。1982年11月1日，鄭家屯鐵路分局機關搬遷到通遼改稱通遼鐵路分局，從此掀開了通遼鐵路職工住宅建設新篇章。

鐵路分局機關由吉林省四平市雙遼縣鄭家屯鎮搬遷到哲里木盟行政公署所在地通遼市後，通遼地區的鐵路職工陡然增加，住房愈發緊張。為緩解鐵路職工住房壓力，通遼鐵路分局陸續投資建設了一批鐵路住宅小區，其命名五花八門，特別是一些小區的暱稱更是別有情趣。鐵路分局搬遷到通遼之前，通遼鐵路職工住宅中的樓房沒有統一供暖都是“火炕樓”。鐵路分局搬遷到通遼後，在鐵路公安分處東側建設了通遼鐵路史上第一個統一供暖職工住宅小區——花窩小區。由於分局競爭激烈，被人們形象地稱為“紅眼樓”，而小區真正的名稱花窩小區卻逐漸被人遺忘。

通遼鐵路分局20世紀末期的住宅建設異軍突起狂飆猛進，曾連續5年獲得沈陽鐵路局住宅建設先進集體，實現“五連冠”，職工住宅建設及分配也逐漸由統分房轉變為職工集資建房。職工住宅小區的命名各具特色，有的以小區建設戶數命名，如“二六八小區”，是因為這個小區共修建住宅268戶；“五零四小區”，因為此小區修建住宅504戶。有的以小區修建樓房棟數命名，如新九棟小區。有的以小區修建地址命名，如林場小區，因修建在原始林場而得名。有的以小區修建方位命名，如城南新居小區，因位居通遼城市的南端而命名。有的小區以修建房屋附近地籍建築命名，如鐵中北小區，因位居原通遼鐵路中學北面而命名；永安南區、永安東區、永安西區、永安一區、永安二區、永安三區，因小區位於永安路兩側而命名；立交橋小區，因位於永安立交橋西側而命名。有的因小區修建時間而命名，如世紀園小區，因小區修建於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而命名為世紀園小區。有的小區使用吉祥用語命名，如安順小區。有的因住宅規劃地址而命名，如鐵路第二住宅區，因為是通遼鐵路分局規劃的新住宅地址，位於民權路中段西側，規劃住宅面積較大，被命名為鐵路第二住宅區，簡稱“二區”。有的因樓房建築特點而命名，如永安立交橋西側的“點式樓”，因樓房設計的比較短小，每棟樓房僅2—3個單元，看似一個拔地而起的“點式”建築而命名為“點式樓”。

隨著時代的變遷和住房福利政策的終止，通遼鐵路職工住宅分配制度已成為歷史。如今，鐵路職工住房問題已走向市場化，但這些鐵路住宅的建設故事、獨特命名和背後的生活記憶，都是通遼鐵路發展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值得被銘記。

# 通遼鐵路分局住宅小區名稱演變史

□劉科

## 檔案里的通遼印記

# 白族英雄逐夢草原

——記鐵騎將軍施介



翻開塵封的檔案，我們一起了解白族共產黨員、革命英雄施介在科爾沁草原上的傳奇經歷。這是一段充滿血與火、促進民族團結、共同奮鬥的壯麗史詩。

施介，原名施如顯，1909年出生于雲南省洱源縣。早年，他積極投身革命，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他歷經磨難，從雲南到延安，接受了黨的教育和培養，逐漸成長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

1945年的科爾沁草原，秋風蕭瑟，戰馬嘶鳴。施介，帶著黨的使命和人民的期望，踏上了這片陌生的土地。面對複雜的局勢，施介勇敢地挑起了促進民族團結的重担。他迅速行動起來，組織起一支由各

民族組成的騎兵團。在施介的帶領下，各族人民團結一心，共同抵禦外敵，守護著這片共同的家园。

施介不僅是一位軍事指揮家，更是一位政治家。他深知，要贏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必須深入基層，了解民情，解決民困。於是，他騎著戰馬，穿梭在草原的每一個角落，與牧民促膝談心，傾聽他們的心聲。在他的帶領下，各族人民團結一心，共同奮鬥，牧民們的生活逐漸得到了改善，草原上的歡聲笑語也多了起來。

長期艱苦的環境，逐漸拖垮了施介的身體，他患上了嚴重的肺病。1947年9月18日，施介因病情惡化不幸逝世，年僅38歲。他的離



去，讓草原人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為了紀念他的豐功偉績，通遼市科爾沁區的許多機關、街道、學校、醫院等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事蹟也變得多元，價格更是比過去親民許多。為了順應時代潮流，商戶們早已不局限於賣皮衣、貂皮，時裝款羊絨大衣、鞋帽、皮帶、箱包隨處可見，款式和做工都十分考究。

到實體店購物的優勢在此刻體現得淋漓盡致，大家能親眼看到實物質量，試穿確認是否合身，只要眼光准、會砍價，買到的東西在質量和價格上不比直播間差，還能免來回退換的麻煩。我們一家三口在商場里轉了一天，不僅給孩子買到了過冬的棉鞋，還幫妻子挑到了心儀的派克服和羊絨大衣，每一件都價格滿意。返程時登上大巴車，發現同車的人也都是滿載而歸，紛紛拿出“戰利品”互相展示，車裡很是熱鬧。

返程途中雖有疲意，大家的兴致卻依舊高漲。回想這些年，佟二堡的皮草早已從當年的“奢侈品”，慢慢變成了如今百姓可以消費得起的“日常品”。這一變遷，商戶或是轉向直播銷售，或是優化實體店服務，顧客則執著追求高性價比，看似雙方的出發點不同，實則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前行，那就是讓生活變得更好。而我們每一個人，也都在為這份“更好”的目標，不斷努力著。

## 那年那月

1973年，那時我才5歲，北方的冬天干巴巴的冷。

我們家住著三間土房子，奶奶住西屋，我們一家七口住東屋。奶奶每天起早生火做飯，她先把一小把黑乎乎的茶葉末放進搪瓷缸子。等大餅子熟了，把茶缸放在閃爍火星的牛糞火上，等半個時辰，茶缸咕嘟咕嘟冒出熱氣，水溢出來，一股茶香鑽進我們的鼻孔。

二弟蹲在灶坑旁，守著奶奶的茶缸子。奶奶每次都是先喝茶，再吃飯。她端起茶缸子，用嘴吹了吹滾燙的茶水，迫不及待地喝上一小口。每次喝茶，奶奶都會讓弟弟嘗一口。

有一次，我吃完晚飯跟弟弟去房山玩耍，不小心踩到冰上跌倒了，把嘴磕出了血，媽媽不太高興，說奶奶知道孩子去房山玩，還往那裏澆水，奶奶把門一關偷偷抹起眼淚。第二天早晨，奶奶沒有起來做飯，也沒有煮茶。我掀開西屋的門簾子，奶奶蓋著藍花被子，我趴在奶奶枕頭邊，小聲地說：“奶奶咋不去燒水煮茶啊？”奶奶把我的頭貼在她溫熱的臉上，潮濕的淚水順著我的臉頰流淌。奶奶讓我回去，說：“讓你媽看見又該生氣了。”那時我不懂大人之間的隔閡、矛盾，只是怕媽媽對奶奶不好。後來，奶奶去了姑姑家，一晃五六天沒回來。

一天早上，媽媽起得很早，我還在被窩裡睡得正香，一股浓浓的茶香飄進屋裡。媽媽說，奶奶回來了……

## 奶奶煮茶

□焦健

# 再遇“皮草之都”

□劉宏杰

今年國慶中秋雙節疊加，8天长假為我和家人的出游創造了絕佳機會。平日裡，我和妻子忙於工作，孩子則被學業占據，早盼著“小長假”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正當我們為目的地发愁時，朋友圈一條“佟二堡一日游，僅需10元保險費”的消息讓我眼前一亮，就這樣在10月4日那天，我們一家三口奔赴這座“皮草之都”。

佟二堡地處遼寧省燈塔市，是個不大的鄉鎮，却在東北乃至全國都名聲響亮。作為遼寧省特色旅遊鄉鎮，它坐擁全國最大的裘皮商場，不僅是皮草銷售重鎮，更是生產基地，產品既能吸引全國顧客，還能遠銷海外多國，“皮草之都”的名號可謂是名副其實。

放在十幾、二十年前，去佟二堡買皮草可是件能讓人羨慕許久的事情。那時我們甘旗卡鎮到佟二堡沒有直達車，只能四人拼車，每人車費就得150元；而且皮草價格高昂，普通皮衣過千，貂皮大衣更是動輒上萬。“車費貴+衣服貴”的雙重門檻，讓不少人對佟二堡望而卻步。

2009年，當時我剛參加工作，家里的經濟條件也好轉了，母親為了讓我上班能有件“像樣”的衣服，特意跟著朋友拼車去佟二堡，給我買了一件棕色皮夾克。如今十幾年過去，我雖因發福穿不上它，却始終把它掛在衣櫃裡，母親的這份心意也成了珍貴的紀念。2013年秋天，是

我第一次去佟二堡，當時佟二堡為招攬顧客，與多省市旅行社合作，只需10元保險費就能參團。當時我正要好結婚，那次的目的性很強，直奔妻子想要的獺兔絨大衣下手，當時皮草的價格還是很貴，我們倆是費了好大勁才和老板把價格談妥，妻子也是开开心心地穿著那件大衣度過我們婚後的第一個冬天。

一年後孩子降生，父母心疼兒媳，又帶我去佟二堡給妻子買了件黑色皮重大衣，妻子收到禮物後高興了很久。可不知從何時起，穿皮草的熱度漸漸降溫，妻子的獺兔絨大衣、貂皮大衣，和我的皮夾克一樣，都被悄悄收進了衣櫃深處。

近年來每到秋季，旅行社就會推出佟二堡一日游，10元的低價吸引了不少人，即便不買東西，也能閑游一天。但去過的人大多反饋：現在佟二堡的商場變多了，但營業商戶卻少了；遊客多了，真正消費的卻少了。這背後，離不開互聯網直播產業的衝擊：不少皮草商戶轉向直播間銷售，年輕人也更習慣在直播間“秒殺”下單。

這次重游佟二堡，我並未急著在新城區逛各個皮草商場，而是花5元錢去老城區就餐，老城區與新城區只有兩公里的距離，那裏的小飯店一家挨著一家，餡餅、羊湯、家常炒菜做的那叫一個地道，“酒足飯飽”之後，我們才回到新城區。新城區給我最大的感受是商場規模比十